



宇雯婷/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上追捕



网上 追捕

宇露婷/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宇雯婷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网上追捕/宇雯婷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11

ISBN 7-5313-2606-X

I. 网… II. 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5945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作者 E-mail: margarethistory1987@yahoo.com.cn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1—5 000 册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于文慧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一集 单飞之过

一个晴朗的上午，九点钟，一驾待飞的豪华型中国民航客机安稳地停在机场跑道上，迎接着即将远行的乘客。

十七岁的黎俊英缓缓地登上舷梯，向日送她的老师、学友和妈妈不断地挥着手。直到步入舱门，她才转过脸，年轻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微笑。尽管她算不上漂亮，但全身上下却透着一种神秘的气质：厚而硬实的披肩发略有些蓬乱，像个小嬉皮，隐含着年轻人的不安分；厚得像瓶底一样的近视镜后面，一双小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长发遮住半张白皙丰腴的脸，又使她显得略有些少女的腼腆。她的穿着也十分优雅：里面是一件柔软的黑色羊绒薄上衣，领子不高不低，恰到好处；外套是一件黑色的薄皮夹克，皮质柔韧，并被夹克油打得发亮；一条黑色的紧身牛仔裤，脚踏一双柔软的矮靴高跟鞋，腰间系一条黑色皮带，银色的皮带扣闪闪发光。一双小手胖胖的，右手中指戴了一枚金牛座的指环。颈上本来戴了一条银色的十字架项链，但她似乎不想让人注意，为





此在颈上围了一条雪白的围巾。她经常微微抬起身，把围巾的一边往身后一背，姿势优雅。她像盛开的小菖兰，尽管花不惹眼，但自有暗香来。

她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是一名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了，因为她才华横溢，所以被破格录取的。她歌唱得很好听，还弹了一手好钢琴。更重要的是，她还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她所著的幻想作品很受当代摩登青年的欢迎，是首屈一指的“狂想女王”。在物理老师的指导下，她还把作品中的创意制作成了小机器人作为她的助手。如此一个“多面手”，被人称为“文坛怪才”。不过她丝毫没有名人的骄傲，她目光温和，平易近人，对人礼貌又友好。

值得一提的是，黎俊英是一个当代的爱国青年，将祖国的尊严视为自己的生命。因此，她的大学同学送给她一个雅号，叫“中国小姐”（MissChina），不过这位“中国小姐”可不是什么高大漂亮的模特，而是个身高只有一米六，且相貌平平的姑娘。

言归正传，黎俊英此行是要去纽约参加一个非常盛大的颁奖典礼。她花了半年心血精心撰写的幻想小说《天使的眼睛》终于不负众望，刚一出版就在文坛界引起轰动，各大书店的精装本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被评为年度最佳畅销书。正好赶上今年举办的第十七届 NIT 国际文学大赛，《天使的眼睛》成为最有希望荣获冠军的作品，黎俊英正是去纽约的“红都宾馆”参加颁奖晚会并领取她的大奖。在颁奖会上，她还可以遇到许多敬仰的前辈作家，并聆听他们的教诲。一想到这些，她的脸上就荡漾起难以按捺的激动。

机舱里传来欢乐、舒缓的音乐，黎俊英将身体靠在舒适无比的机座靠背上，飞机就快起飞了。忽然，一阵尖厉的铃声吓了她一跳，原来她的手机还没关。黎俊英忙从腰间摸出了手机，打开





一看，是一条短信，一行黑字映入眼帘：**你不听从上帝的教诲，毫无悔改之意，将得到最严厉的惩罚！**黎俊英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手机仿佛变成了偌大的冰块，黎俊英双手的血管都僵硬了。在那一瞬间，她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原来，早在她刚接到领奖通知的时候，就有人不断发手机短信威吓她，那些短信署名都是“上帝的使者”。其中一条短信的内容是：放弃吧，名利乃是身外之物！后来她又收到几条短信，内容基本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还可以请上帝宽恕你！黎俊英猜想，短信可能是她的对手发的。

少女作家小卉及其母亲，文笔都不错，是她在文学领域的竞争对手；还有童年总奚落她，并与她争过市三好学生的伙伴小妍一直嫉妒黎俊英的才华，她们都有很大嫌疑。但嫉妒和仇视她的人还很多——黎俊英天生就有一种刚直不阿、敢作敢为的韧性，从不对上流社会的人阿谀奉承，这也使她招惹了不少麻烦。很多同行嫉妒她卓越的才华，对她恨之入骨。但黎俊英偏偏不理睬这些人的恐吓，所以每每收到这种短信，她都一笑了之，照常登上了去纽约的飞机。然而，“最严厉的惩罚”指的究竟是什么呢？

黎俊英关上手机，飞机轰鸣着冲入了蔚蓝的天空，漂亮的空中小姐为乘客们送来可口的食物和饮料。黎俊英要了一杯咖啡，两手端着，呷了几口。就在她沉浸在这份安逸和舒适之中的时候，突然，飞机剧烈地颤动起来，乘客们一阵阵惊叫，摔得东倒西歪，有些行李从架上滚落下来，险些砸到人，机舱内一片混乱。

黎俊英猝不及防地向右边倒去，手中的咖啡失手泼到了坐在她身旁的陌生先生身上。黎俊英忙向这位先生道歉，并帮他擦拭衣服上的污渍。“小姐，您没事吧？”这位先生不但没有生气，反

而很绅士地关照起黎俊英。

“没事，谢谢。”黎俊英歉意地向他一笑，伸手将右侧的头发撩到耳朵后面去。

刚刚安静下来，忽然又听到前面的机舱内一阵乱响，夹杂着一阵喊叫，接着又是一阵骚乱。很快，空中小姐用温和的语调向大家报告平安。原来，刚才机务人员成功地制止了一起劫机事件，罪犯已被制伏并正在审问。

黎俊英陷入了沉思，这一切接踵而至的离奇而恐怖的事件弥漫着一种不祥的征兆，仿佛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与黎俊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冲着我来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她不敢再想下去，她后悔自己的倔强和逞能，本来她有理由让妈妈、老师陪伴她一起来，然而为了证实自己的独立和勇敢，她竟然决定要独自踏进这个陌生而充满神秘的国度——美利坚合众国！黎俊英有着一一种做事从不后悔、一往直前的个性。“我要证实给她们看……”想到这些，黎俊英的信念又坚定了起来，重新靠在机座靠背上，脸上流露出坚强和执著。

终于，飞机平安抵达了纽约机场。黎俊英舒了一口气，心想，那些血腥的事儿总该画个句号了。她一边随意地哼着日本电影《追捕》的主题曲，一边收拾着简单的行李。刚下飞机，她就看见一辆黑色的、造型奇特的车向她开了过来。这辆车比一般的轿车要长，乘坐八个人没问题。她知道，这是负责保护她安全的专车。

车子开到黎俊英身边，“嘎吱”一声停住了。从车上下来几个身材高大的保镖，四男一女。四个男保镖是两个白人、两个黑人。一个白人是黑发蓝眼睛，身材偏瘦却很结实；他旁边的那个黑人个子稍矮一点，腰圆背厚，带一副黑墨镜。这两个人简直是《黑客帝国》中的“尼奥”和“莫斐斯”；另一个白人看起来只有





网 上 追 捕

十八九岁，金发碧眼，像是《星球大战》里的“阿纳金”；最后一个黑人个子高得吓人，像半截黑塔，光秃秃的头，一双豹子一样的眼睛极具穿透力。不用问，这位就是“温杜大师”了。最后从车里出来的是一位女人，是个二十岁左右的东方女子，身材挺拔匀称，长发飞扬，面容艳丽，目光威严。她走过来向黎俊英敬了个礼，说：“黎小姐，您好，我是特派来保卫您安全的负责人王雪。”

黎俊英点点头说：“我认为我们最好尽快赶到‘红都’，我在飞机上遇到了危险，这很不安全。”

“是的，”王雪带着些深思熟虑的口吻说，“我们到机场之前已经接到了报告，黎小姐，请快上车。”

王雪打开后排座车门，请黎俊英上车，黎俊英却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王雪请她坐在后面，并解释道：“这样以便我们能更好地保护您。”

“不需要的，”黎俊英摇摇头，“即使真是这样，我也要看清楚是谁要害我。”

“实在对不起，黎小姐。”王雪诚恳地说，“如果您有了危险，哪怕是少了一根头发，我们回去也是没法交代的。”

“放心，我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的。”黎俊英压低声音说道，“现在请听我的命令！”

没办法，王雪只好让黎俊英坐在那个位置上，四个男保镖坐在后面，王雪警觉地四下望了望，才进去发动了汽车。

此时机场静悄悄的，死一般寂静。

第二集 夺命狂奔

太阳已经渐渐偏西了，车子在人烟稀少的宽阔马路上孤寂地奔驰着。金红色的阳光像金粉一样洒在黑色的柏油路上。车行得越远，路上的人就越少，道路也越发显得宽敞。

黎俊英忽然想起了什么，扭过头问道：“王雪，怎么人这么少，是不是戒严了？”

“没有啊！”王雪嘴上答道，却因为开车不能扭头，仿佛是在跟面前的马路说话。“真不巧，原来机场离市中心没多远，一个月前机场迁到市郊去了。”

“还有多长时间到红都宾馆？”黎俊英看了一眼车上的时间。

“要好一会儿呢，您累了的话可以在车上休息一下。”

“那倒无所谓，别耽误时间就行。”

“放心！”王雪胸有成竹地说，“一分钟都不会耽误的。”

大家都不说话了，车里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王雪咬了一下水红色的薄唇，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的街道，把注意力全集





中到驾驶上。四个男保镖瞪着四双金钱豹一样的眼睛，警觉地望着前方，眼睛一眨不眨，像新西兰的毛利武士。他们的耳朵也出奇地灵，只要背后稍有一点响动，他们就会警觉地转过身去。

刚开始黎俊英也很紧张，像一段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忽然，寂静的街上飘来了一首美妙的歌曲，引起了她的注意。只听一个悠远神秘的女声唱道：At first I never know the meaning of "life"/Until now I know it's just a chance/Everyone has a chance to find the secret of the spirit/So I have found you/My darling/you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my life/Although I'm very dangerous now/But I am never afraid/I only worry about your department……（起先我从不知晓生命的意义/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它只是一次机会/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探索灵魂的秘密/所以我找到了你/我的宝贝/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虽然我现在很危险/但我从不畏惧/我只担心你舍我而去……）

悠远的歌声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在冷清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那缠绵的声音、真挚的感情都令人陶醉。黎俊英马上被带入了梦幻的天堂，已经忘了自己在哪儿了。她想随着这歌声流泪，想随着它舞蹈，她的灵魂已经随之欢腾跳跃起来。

“砰！”忽然一声炸响打破了诗一般的意境，黎俊英吓了一跳，她还没回过神来，车子就向左倾去。“糟了，轮胎爆了！”听到王雪这句话，黎俊英的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全身的血液直往上涌。又是三声炸响，剩下的三个轮胎也爆了，车子停住了。

四个男保镖就像听到响动的猎犬一样，马上要开门下去补胎。“别下去！”王雪喊道，“有埋伏！”话音未落，几个蒙面人手持长枪，潜伏在道路两旁的灌木中，对着车子一阵直射。好在这车子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极为坚固，玻璃又是厚而硬的“防弹玻

璃”，歹徒煞费苦心也不能使车子损坏。

“不行！”王雪拭了一把额上的汗，“车子开不了，他们会另想办法的……稳定器……”她忽然自言自语起来，“对啦，稳定器！”这辆车带有稳定器，只要在爆胎后启动，车子就会照开不误。但这一回，稳定器却说什么也启动不起来了！

“啊！”一个保镖一指车窗外，惊叫了一声。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歹徒缓缓地从四周拥向车门。王雪气急了，摇下车窗对着外面开了一枪，一个歹徒应声而倒。但是另一名歹徒趁王雪没有防备之机，“砰”的一声，一颗子弹直奔王雪的脑袋飞了过去，王雪一个闪躲，子弹从身旁急速穿过，擦伤了小手臂。王雪这才想到黎俊英就在她旁边，天哪，那一枪如果打中了黎俊英……王雪赶紧摇上车窗，看看黎俊英有没有事。结果她看见一双小手在驾驶台上按来按去——黎俊英的手！

“黎俊英，你在干什么！”王雪急了，当了几年保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邪门的事。

黎俊英没停下来，根本就没有回答她。王雪却听到“咔哒”一声，好像是一个东西从车底下掉下去了。接着，车身逐渐动起来——稳定器启动了！王雪热血沸腾，精神为之一振，她赶紧发动了车子。发动机吼叫着，像脱缰的野马一般冲了出去。歹徒们大吃一惊，本能地过来拦车，但车子压过来时，他们全躲开了。

不过这些歹徒使出了最后一招，他们在路边找到一辆吉普车，砸破了车玻璃跳了进去。黎俊英的车刚开出不远，吉普车就挡在了他们面前。王雪牙一咬，心一狠，车子像“自杀飞机”一样向吉普车撞去，吉普车反而闪开了。

吉普车像一头饥饿的狮子发现了猎物一样，嘶吼着穷追不舍，用强壮的前爪扑倒它，用锋利的牙齿咬断它的喉咙，撕成碎片，





再津津有味地享用它。黎俊英汗流浃背，身上一阵冷一阵热，胃里像翻江倒海一般，马上就要呕吐了。再看王雪，她大睁着双眼，双手紧握方向盘，右脚狠狠地将油门踏到底，汗水浸透了她的长发和做工精巧的白衬衫。因为肌肉高度绷紧，再加上伤口的疼痛，整个手臂有些微微颤抖。但时间紧张，她不能停车去处理伤口，甚至都不能去看它一眼。“抓紧！”她提醒黎俊英说。

黎俊英紧紧抓住车座的扶手，指甲都要把包在扶手外面的皮料抓破了。忽然，王雪来了个急转弯，正对着吉普车开了过去。四个男保镖十分配合她，掏出手枪打爆了吉普车的轮胎。那辆吉普车破旧不堪，当然没有稳定器，成了卧槽马，再也开不了了。

王雪赶紧一打方向盘，把车子倒回去。她加大了油门，车子以最快的速度闪电一样疾驶在公路上……





第三集 夜幕降临

黑色的长型轿车风一样奔驰在马路上。路上没有人，好像车一开过，人就被风刮走了一样。经历过激烈的血腥搏斗和一番厮杀，不只是因为疲惫，抑或是恐惧，车里死一般沉静。王雪还是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汽车，半点也不敢马虎。看着她那仍不时冒着血的伤口，黎俊英有些难过，她觉得自己给王雪添了麻烦，害得王雪受了伤。但她考虑更多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究竟是谁要杀死她？

车子开上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公路。这条公路好像还没有修好，坑坑洼洼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汽车颠簸着，仿佛不是在开，而是在跳跃行进。本来体质就不好的黎俊英终于受不了这番折腾，汗如雨下，脸色苍白，马上要呕吐了。王雪一面劝黎俊英再坚持一会儿，一面给她递过水来。

太阳西下，但仍不吝惜地把仅余的光与热奉献给大地。位于纽约市中心的红都宾馆正抓住了这个好时机，把晚霞借作浓艳的

胭脂和华贵的锦衣，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妖娆美人。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有序地闪烁着，像是各种奇珍异宝，使这位美国丽人更显得珠光宝气又雍容华贵。红都宾馆就像黑夜里永不熄灭的太阳，一切都尽收眼底。它辉映着条条街道、各式建筑，它抚慰着忙碌了一天却偏偏要在晚上出来享受午夜灯光的浪漫情人。那璀璨的光芒，似乎要把全美国都照亮了。

红都宾馆前已经站了一大排迎宾人员，每个人眼里都流露出一种热切的期待。上帝当然没有辜负他们的热心，不一会儿，王雪的轿车疾驶而来。大家全都热烈地鼓起掌来，疲惫不堪的王雪下了车，打开右边的车门，黎俊英几乎是从车里滚爬出来的。她觉得头晕目眩，眼前的一切都在肆意旋转——她已经忍不住，马上要呕吐了。

偏偏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热情的过来同她握手，黎俊英只好强忍着，勉强应付。可是这些人纠缠不休，没完没了，黎俊英一皱眉，捉住一个女服务员歇斯底里地问道：“Where’s the wash-room?!”

女服务员莫名其妙，自然吓了一跳，但马上告诉她是一楼左走廊的尽头。黎俊英再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发疯一般地冲了进去。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何事。王雪过来解释说，黎小姐只是晕车而已，身体略感疲劳，请大家不要担心。

黎俊英蜷缩在洗手间阴暗的墙角，把身子贴到水池上，剧烈的呕吐和心灵上的猜忌与不安几乎令她崩溃。她站不稳脚跟，眼前雾蒙蒙的，血管已经陷了下去，周围的东西都亮亮的。她出现了可怕的幻觉：她穿着单薄的衣裳，在黑暗的雪野里赤足跋涉，身后有数不清的青面獠牙紧紧追赶她，她拼命地跑着，跑着，脚却好像被捆住了似的，说什么也迈不动步伐。忽然，前面的道路裂





开了一个深深的沟壑，像一个不见底的悬崖。后面魔鬼已经赶到了，她决定闭上眼睛跳下去。就在她像一片落叶无助地飘下悬崖时，不见底的深渊里忽然闪现出一丝耀眼的光亮——

灯光刺得黎俊英睁不开眼，她看见王雪站在她面前，小臂上的伤口已经被包扎上了。“你没大碍吧？”王雪关切地问道，“怎么不开灯呢？”

黎俊英抬起头来，她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疲惫而苍白的脸。

“还是回房间去休息吧。”王雪看出黎俊英疲惫不堪，走过来扶她。黎俊英扶着王雪的手臂，尽量依靠自己随王雪来到已经预订好的房间。

那是一间极具艺术格调的房间：墙上贴的不是壁纸，而是缀花边的蓝色缎子；一张白漆的席梦思双人床，床单被面都是雪白的，那是用光滑的丝绸制成的，上面织了许多精美的花纹；白绸枕头上装饰着一大朵怒放的玫瑰，使得稍微有些想像力的人就可以在和衣而卧时从枕上嗅到一股甜蜜的玫瑰芳香。蓝绸子的窗帘只要被风一吹，就像大海里波涛翻滚一样，在清晨它能使人神清气爽。

黎俊英已经很累了，光滑的蓝丝绸缎唤起了她的倦意，所以她连服务员送来的点心也没有吃，去洗了个澡，换了一件蓝绸睡袍就睡了。临睡前她嘱咐王雪，去检查那台车子为什么会爆胎，为什么稳定器启动不起来，同时到机场了解审问劫机犯的下落。

王雪为了确保黎俊英今晚能够平平安安，为了解除她心中的疑云，把这些离奇的事件调查个水落石出，于是带着黎俊英的“密令”，走出了房间。

“稳定器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是强行启动的。”王雪走之前，黎俊英提醒道。